

与斯瓦米的一份绚烂而超凡的牵系



丹娜·葛拉斯彼（Dana Gillespie）是一位享誉国际的音乐家。她是世尊峇峇大爱的使者，通过她的音乐作品把峇峇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这位英国歌手、演员、歌曲作者和蓝调（blues）音乐家多次受邀在峇峇面前表演。她于 1995 年首次在百善地尼乐园演出，适逢峇峇 70 岁生日。

丹娜拥有 46 年的音乐背景，发行超过 61 张专辑。除了音乐之外，她的职业生涯也涉及广播、舞台剧、电影和体育。她很年轻就开始音乐生涯，并曾经与鲍勃·迪伦（Bob Dylan）和米克·贾格尔（Mick Jagger）等摇滚风云人物并肩演唱。1970 年代，丹娜在伦敦西区剧院上演的摇滚音乐剧《耶稣基督万世巨星》（Jesus Christ Superstar）中扮演抹大拉的玛利亚（Mary Magdalene）。

她制作了逾 13 张印度语峇赞及英语灵修歌曲专辑。这些歌曲都可以在 www.thirdman.com 或她的网站 www.dana-gillespie.com 上收听。

以下是丹娜与赛电台主持卡鲁纳·蒙西（Karuna Munshi）于 2011 年 3 月录制的对话的摘要。

崭露头角

主持：你经过了一段漫长、精彩、音乐生涯。你 15 岁就推出首张专辑，那是一张纯粹的民谣专辑。作为一名艺术家，你全心全意投入到你的工作中。你唱的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创作的。请告诉我们这段旅程，丹娜·葛拉斯彼的演变史。

丹娜：我以民谣作为音乐事业的开始，因为没有钱组建一支乐队。我甚至不被允许加入学校合唱团，因为我总是咯咯笑个不停。我知道自己的声音不错，而艺术行业是我的最爱，只是我不确定到底是舞台剧、电影或者其他。我心里知道我是命中注定要做演员的。所以，我不排斥任何演艺工作，因此拍了一些糟糕的音乐剧和烂影片。



我 15 岁时热衷于运动，参加滑雪队，直到在一场雪崩中我摔坏了腿，从此行走有点跛。就这样我不得不放弃体育，同时我很早就意识到体育事业没钱赚，而我还是要活下去。我一直住在父母家里直到 30 岁，这对西方人来说算是很晚的了。

首演舞台剧时的精彩体验

丹娜：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我参与演出糟糕的音乐剧、怪诞的电影，都是一些不会让我母亲引以为豪的事。这是我人生的衡量标准——母亲会觉得高兴吗——因为我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，高龄 84 岁时还来这里朝见赛峇峇。不管怎样，当我在《耶稣基督万世巨星》舞台剧中扮演一个角色的那一刻，她可以自豪地说：“哈！我女儿干了一件有意义的大事！”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奇怪的是，我早在两年前就似乎知道我注定会扮演玛利亚的角色。我去试镜其中一个角色，由于某种原因没选中我。然后，我到美国去再一次试镜，可是我没有工会卡。最后，我获得参加该舞台剧的歌舞队。在我们排练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“我知道我会扮演玛利亚的。”

开演前一周，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当替补演员。当时替补可以多赚两英镑。我想，“好吧，也许我的梦想会成真。”他们叫我第二天早上九点回来唱主题曲《I dunno how to love Him》。接着奇异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我身体仿佛被一股力量占据。我在伦敦最大的剧院里拿起麦克风演唱。我从未唱过这首歌，且在前一天晚上才学习。我站在舞台正中领唱，歌舞队配合载歌载舞。

老实说，当我开始演唱时，我有一种神圣的体验。好像有人透过我歌唱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我可不是说笑的。我含着泪水走上舞台，膝盖紧张得发抖，因为我不曾在一个大剧院里在钢琴伴奏下独唱。过后我在一个厢房里等了半个小时，导演进来说：“我们决定给你演玛利亚的角色。”结果另一位女演员被舍弃了，而我接手这个角色。这个舞台剧很受欢迎，我因而成为全城佳话，而母亲也为我感到骄傲。

但是，我觉得不太满意，因为我演唱别人写的歌曲。我要演唱自己的感受。当舞台剧结束后，我去了美国并开始在那里巡演。那时候我有了自己的乐队，并一直不停的录制歌曲。

走向主之旅，接下来的漫长等待

主持：作为一名艺术家，你过着充实而扣人心弦的生活。赛峇峇如何进入你的生命中？

丹娜：大约 31 年前，我第一次读到一本关于赛峇峇的书《Man of Miracles》，我做了一件自己从来未做过的事情，我立马去买机票。那是我爸爸给我买的，他对我说：“我有一种感觉，你注定要做这件事。”三周后，我上飞机飞往印度。

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当我到达时赛峇峇会对我说：“你好！我一直在等你。你是肩负使命的那个人。”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祂对我不闻不问长达 12 年。我曾经睡在棚寮里，被蚊子叮得浑身痛痒，也经历了许多非凡的体验、巧合。当你心中有峇峇并对祂坚信不疑时，你就会意识到没有什么是巧合的。我亲身体会多次不寻常的经历。

这些经历足以让我有时一年回来印度两次，坐在人潮拥挤的精舍后方。我的腿不方便，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我是走着进来却坐着轮椅离开的，因为我坚持要盘腿而坐，使我痛苦不堪。所以我在这里经常拄着拐杖走路。我不在意，只是外表罢了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困扰。疼痛是一种累赘，它消耗你的能量，并且会分散你的注意力，使你无法专注于崇高、虔诚的意念。

但我要感谢腿部的疼痛，因为每当我迈出痛苦的一步，我不得不说声“Sairam”。爬楼梯的每一步，我都要抓住栏杆，或者把手放在别人的肩膀上，并对他说‘Sairam！谢谢你’。所以为此，我常怀感恩心，我知道赛峇峇说过，遇到的任何困难，我们都要感谢祂，因为这会使我们更常于转向祂。

如果我的生活一帆风顺——事业家庭称心如意，我就不会追求更崇高的境界。我会满足于世俗的生活观，而这从来都不是我的人生目标。我想自由飞翔，无拘无束。

祂以微妙的经历培植温馨的信念

主持：你一头标志性的红发，坐在精舍后方 12 年一直默默无闻，没有受到峇峇的注意，是什么使你不断地回来？你觉不觉得，实在等的太久了？

丹娜：嗯，祂有为我做了一些小事件。有一次，我离开班加罗尔启程去布达峇地时，发现丢了护照。我曾经读过斯瓦米为某人找到旅行支票或护照的故事。我想，“好吧，我要做一个选择——要么我回去并发现自己很愚蠢，因为我知道我并没有把护照留在那里；或者我继续去布达峇地，让祂为我找回护照。”我抵达布达峇地精舍，到办公室办理住宿登记的时候，结果被登记员训了一顿并叫我立刻去警察局报失护照。更糟糕的是，我的机票也夹在护照里。

我颓丧地自言自语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然后，一组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人对我说：“哦，跟着我们，我们偷偷带你进去宿舍，没有人会注意的。”无奈之下我同意了。此刻我感到疲惫不堪，恨不得马上倒头就睡，却发现没有蚊帐，也找不到床单。对这种情况，我完全没有准备。我要参加念诵 Omkar 及绕着精舍峇赞，可是又没有手电筒，我想，“我得向斯瓦米求助。”

我翻身跳下床，走到精舍附近坐下；天还是一片漆黑，四周无人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时间是凌晨 3 点！我出来得太早了。我双膝跪地向峇峇祷告求助，突然，一朵茉莉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。没有风，周围也没有茉莉花树。我听到“扑通”一声，它就降落在那里。我想：“我的天哪！我知道祂会帮助我的。”我充满着信心，其他人可能会让我失望，只有神不会舍弃我，祂是最好的朋友！我想，“好吧，我不知道祂会怎么帮我，但我知道祂一定会的。”然后，在下一次的达瞻，祂仍然不理睬我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我有点沮丧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你可以步行上精舍后面的山丘。我总是一个人走上去。别人常劝我说：“别去，那里有蛇和蝎子。”我心想，“哦，只要我唱着峇赞，没有什么东西会咬我。”

山丘上凉风习习，舒适宜人，老鹰在天空中自由地飞来飞去。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，“现在就下去大街。快走，快走！”我立即走下山，当我经过住宿办公室时，有一个男士走出来，手中拿着我的机票和护照。原来他捡到机票和护照后，一直无法联系到我，因为我并没有在办公室登记。

主持：你查到那个人在哪里找到你的护照和机票吗？

丹娜：没有！当时我急着查看护照和机票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他已经走了，消失在人潮拥挤的街上。这是峇峇许许多多的玄妙故事之一！

我想峇峇要我一步一步地学习，如果一开始就对我表示欢迎，“啊，你来了！你就是肩负使命的那个人！”我不敢想象我会自我膨胀到何种地步，因为我出自一个根据外表评判表现的职业。我一直认为这是很可悲的，不要根据长相来评判任何人，要看他们的内心。

惊喜的邀约——在峇峇 70 岁生日庆典上演出

主持：经过 12 年的学习和演变，并逐步了解自己和峇峇，以及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关系.... 你一下子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被邀请在 70 岁生日庆典上于峇峇面前表演。从默默无闻到远近闻名，这个突变是怎么发生的？

丹娜：好吧，我认为它的发生是因为我制作了我的第一张峇赞光盘。我想这种美妙的音乐西方人应当多学习，而在那个年代，市上只有 Bhajanavali 磁带。你在印度买的磁带，播放一次就可能坏了。那时还不流行光盘，我想，“如果我能让这种音乐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，这可是一桩好事。”

所以我把我的峇赞歌曲录到磁带上，而那日是我在精舍的最后一天。斯瓦米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。我也从来没有和这里的任何人谈起，没有人知道我是一名歌手。我不是那种善于人际交往的人。有缘见到祂，尽管只是远远地眺望，我已无憾了。我把磁带藏在衬衫里偷偷带进精舍，静悄悄的，不告诉任何人。峇峇直接向我走来，我想着要把磁带呈上给祂，还没反应过来峇峇就说：“啊！歌手！把磁带给给我！”我尴尬地把藏在衬衫里被汗水浸得黏湿的磁带交给祂，祂终于接受了这个小小的礼物。

我按照原本的计划出版了第一张峇赞光盘。我有 3 张峇赞光盘是用‘Third Man’（第三人）这个化名出版的，主要是为了不让我的蓝调歌迷感到困惑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不仅唱蓝调，我才以自己的名字录制峇赞了。

我在伦敦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自称是白草原文达湾精舍打来的，他询问说，“请问你有兴趣在斯瓦米的 70 岁生日庆典上献唱吗？”我说，“嗯，好的！”我以为他们要我唱峇赞，脑子里想象着自己在台上唱峇赞的情景... 然后我被告知，“不，不！斯瓦米要你演唱西洋歌曲。”



在峇峇 70 岁生日庆祝会上的首场演出

我开始招募愿意跟我去印度的乐队成员，我的乐队中有一半的人埋怨说：“我们不会去一个不能吃肉、抽烟或喝酒的地方。”最后，我成功凑足一支乐队。当我们抵达机场时，有人拿着“Artists”（艺人）的牌子迎接我们。我们受到热情款待，无论到哪里都有人请吃请喝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。

主持：你在布达峇地的待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与此前有天壤之别！

丹娜：是的，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接着一些有趣的事发生了。演唱会前两天我感染了流感。演唱会那天我完全没有声音。我看不到我的乐队成员们，因为他们在另一边的男方席位。我想通知他们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只晓得来这里是为了某种印度奇葩体验，但这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。而且，你知道，这里一切都很混乱。我学懂了很好的一课。

安排在我之前的表演节目，不知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被砍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儿童演员们都失望透了，眼泪把脸上的化妆冲的七零八落。此时的我对坐在主台上的斯瓦米说（我已经学会了在内心跟祂说话），“你且听我说，我嗓子哑了。你花这么多工夫把我带到这里，请你务必帮助我。如果你要帮助我，你现在就看我一眼吧，好吗？”刹那间，祂果然转过头来看着我。

于是，两分钟后，有人走过来对我说：“请你吃下这五瓣丁香。”然后另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，“送给你一些圣粉。”当我上台演唱时，我的声量大概已恢复了 60%左右，这对于演唱蓝调歌曲来说已经绰绰有余。



在斯瓦米 75 岁生日庆祝会上表演，地点在山景体育场



在斯瓦米 80 岁生日庆祝会上表演，地点在山景体育场



丹娜于 2009 年 4 月在斯瓦米面前演唱



摄于斯瓦米 84 岁生日庆祝会

在接见‘艺人’时被排除在外

丹娜：人人都说：“演唱会后第二天，所有的艺人都会得到峇峇的接见”。当你对峇峇还不甚理解的时候，得到祂的接见似乎就是你朝圣的目标。其实‘内在的接见’才是更好的方式。第二天，艺人们都排好了队，然后斯瓦米出来挑选了每一个艺人进去接见室，除了我之外。我独自一人坐在大庭广众前，失望到心灰意冷。

主持：那一定很难受！

丹娜：嗯，是的。我忍住泪水咬着牙，咬到牙龈都出血了。直到今天我几乎还记得嘴里的血腥味。要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当时真想扑倒在地嚎哭。而且作为一个英国人，我总要保持僵硬的上唇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所以，我不得不咬着牙关，昂首挺胸地走出去。那种感觉难受极了！

主持：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你是在自我反省还是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？

丹娜：我觉得在场的观众对我演唱蓝调歌曲都会感到不满。当时峇峇在台上荡着秋千，我知道 99.9% 的印度人都在期待着西塔琴演奏的美妙神圣音乐，而不是我呈献的蓝调歌曲。所以他们讨厌我并不出乎我的意料。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蓝调歌曲，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蓝调其实发自心底的真诚及充满灵性。

主持：斯瓦米没有挑选你进去接见的那一刻，你认为有什么意义？那一刻要是换作我肯定很难过。你是如何安慰和说服自己再回来这里的？

丹娜：我感到自己很渺小、孤独和不被爱。我很少会觉得自已渺小，但是我当时确实感觉到了。一回到我的房间，我抱着枕头大声哭了起来。后来，我想起了我上台前那个祷告，我知道祂早就回应我了。那次的演唱会依然是一次很棒的经历。当然，我仍然渴望获得祂的接见...

几个月后我又回来了，这次祂接见我。祂并没有对我说太多话，我想祂知道我要看看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连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

我不知道该问祂什么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但祂知道！祂确实问过我一次，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和往常一样，我脑子不灵活，我随性对祂说，“生命这东西有什么意义？它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祂爽快地答道，“游戏它，要开心！”

以祂的爱的使者身份到访地球的每个角落

丹娜：约 10-12 年前，我开始接到人们的电话，“你能来这里唱歌吗？”如果我的乐队有空档，我总是愿意接受邀请。如你所知，我周游世界到赛中心和一些鲜有人踏足的地方唱歌。我总是告诉人们，当你遇到挫折，生活很糟糕的时候，要记住我们只是个提线木偶，而祂就是那操偶师傅，一切归祂操纵。这论点西方人很难接受，他们认为降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。



丹娜于 2019 年 10 月访问波黑首都萨拉热窝（Sarajevo）

起初，只有认识斯瓦米的人会欣赏峇赞。但我的责任是传达祂的信息给不认识祂的人，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峇赞。所以，我将峇赞配上了现代音乐和唱法，适合市井小民的品味……约 15 年前，许多印籍美国人跟我说，“我们喜欢你的‘Third Man’专辑，因为我们的孩子以前不爱听经典峇赞，而现在开始听你的富有节奏感的版本。”

我早期为《Prasanna Ho》这首歌注入迪斯科节拍，并在普纳詹德拉（Poornachandra）礼堂演唱这个版本。当时我颇为忧虑，心想，“斯瓦米一定会大发雷霆。我把神圣歌曲配上这类强劲的节拍。”结果不仅峇峇没生气，还有一班人在礼堂后面载歌载舞，太棒了！

我给其他国家的听众讲述这个故事，他们都乐翻了，也随着峇赞跳起舞来。我通常把《Prasanna Ho》作为最后一首歌，大家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，现场乐成一团。我相信音乐要给人带来欢乐，要负起启迪灵魂的作用。



音乐是她对社会的服务

主持：丹娜，你对斯瓦米和祂的教义如此热衷，而你的分享充满了爱。然而，你也在一些低俗的地方演唱，这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。在俱乐部或酒吧里的人通常不会想到神。你如何调解这两者间的矛盾？

丹娜：我爱每一个人，我珍惜他们。我在这种地方唱歌，坦白说一半的听众可能喝醉，很多人可能抽着烟。但如果你为那些没有机缘认识祂的人感到难过，我至少可以用蓝调音乐让他们振作起来。就算他们喝上几杯啤酒，若他们满意地说“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夜晚”，就我而言，我已经做好我的工作，尽了本分。我一直很欣赏斯瓦米这句话：当太阳升起时，池塘里的莲花并不是每朵都会盛开。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，这就是我对观众的看法。

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受到斯瓦米的疼爱。曾经有人对斯瓦米说：“啊！某某人跟你很亲近。”斯瓦米说：“不，不。没有人比任何人更亲近我。人人都是平等的。”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：客观中正，不偏不倚。我从小就讨厌酒精。酒醉是什么，我恐怕不太清楚。面对酒鬼，我还是有些害怕。但是，如果他们喜欢音乐，那么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乐趣。

我曾经在声名狼藉的地方唱歌，但所唱的蓝调音乐是美好的、淳朴的、充满灵性的音乐。如果那里面的其中一人回到家会心生欢喜赞叹“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”，即使他当时没有想到神，总有一天他会想到神，那时他心底的莲花就会绽放。我现在只是引起他的兴致，直到他做好接受准备。



丹娜通过这些音乐专辑表达她对斯瓦米的爱并传播祂的福音



丹娜在表演前赠送专辑给斯瓦米

“我不知道祂是何方神圣。”

主持：你认识斯瓦米 30 年了。你为祂演出过。你把祂融入你的生活圈，而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与灵修道路似乎大相径庭，因为你的事业涉及金钱，娱乐和奢靡之风。总的来说，你如何看待与斯瓦米的关系？

丹娜：我来这里的次数越多，在旅途或在家时想祂越多，我就越发现自己始终茫然无知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讲到脸色发青也于事无补，我对祂还是一无所知。而我现在知道，无欲无求显然是最实用的生活方式。我只需要尝试并希望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，并且是由祂指导的。我真的不想像过去那样把生活搞得乌烟瘴气。但我们都懂得，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我们最好的学习。

我不知道祂是何方神圣。很多来这里的人都说，他们回到家时更能够感受到祂的同在。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身体是不重要的，无论是祂的还是任何人的身体。重要的是灵魂及祂的爱的信息。

我会不断地问“斯瓦米，请指导我。这是正确的做法吗？”如果我得到一份工作，在考虑是否要接纳前，我会想，“这在道德上正确吗？斯瓦米，帮帮我。”我深信祂会指导我做正确的决定。



主持：在情感和精神上，你在日常活动中如此依赖于斯瓦米。同时，你却说你仍然不知道祂是何方神圣。你如何向一个对斯瓦米一知半解的人解释这种未免不合理的依赖？

丹娜：好吧，我来试试。我不是科学家，但我会尝试解释。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是物质和能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是一体的。祂和我们是一样的。只是祂比我们更有能力。我听祂说过，如果祂以真正的宇宙形式出现，我们都会被烧成碎片。有一位著名的苏菲派圣人说：“如果我告诉你我真正知道的事情，每个人都会枯萎死去。”我们不需要知道。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完全理解祂。对于那些不认识祂的人，我说祂是一位精神导师。如果他们感兴趣，我会接着解说。如果我看到他们目瞪口呆，不能接受这些信息，我就会停下来。我尝试在对方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与他们沟通。

我深知，骄傲自满会招来失败，浮夸最恶心，自以为是最可怕。这些对我来说是会毁灭我的罪恶。因此，我不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觉得自己走在快乐的途径上，那是因为祂的恩赐，我什么都没做。



摘自：Heart 2 Heart 电子期刊，第 9 卷 - 第 9 期
2011 年 8 月
